

石榴石的手釧

庫
大
杰
譯

劉
卜
林
著

柘榴石的手釧

一

在八月中旬，正是新月剛剛要出現之前，天氣突然地惡變下來，現出在黑海的北方海岸，時常發生令人不快的徵候了。陸地和海上，時時會罩着濃霧，燈塔上的很大的號筒，會像一隻瘋狂的犬，日夜不止地吠着，並且那些濃密的像灰塵一般的雨點，把那些黏土的道路，弄成了一片泥漿，使得來往的車輛，長久地站住在那裏不能行動。有時，會從西北方的大草原，吹來颶風似的暴風。於是，那些樹梢會被吹得彎到地下來，像大風暴時候的浪一樣，它立即又回原地豎起來了。一到了晚上，鄉村的房子的鐵屋頂，就像那個穿了鐵靴子在上面走着的一樣，不住地響着。玻璃窗子叮噠作聲，門戶也吹得亂響，烟突更是淒慘地叫起來。有幾隻漁船在海上迷失了路程，其中的兩隻，竟沒有回來，剛剛一個禮拜以後，那些漁人們的屍體，在另一個地方，被波浪衝洗到岸上來了。



這海岸地方——在一個大都會的郊外——的居民，大部份是希臘和猶太人，像一般的南方人一樣，都是愛好舒適，很快地離開着城市了。裝着被褥，家具，箱子，洗面臺，茶壺，和一切家用的器具的車子的無限的線，在泥濘的道路上伸展着。從這種濃密的雨裏，看這個行列的時候，那種光景是悲慘的，可憐的，甚至是令人生厭的；因為那一切的東西。似乎都是那樣古舊，破爛和不潔。在蔽着車子的防水布上，坐着女僕和廚子們，手裏拿着熨斗，錫盒和籃子等等的東西。流着汗的幾乎是精疲力盡的馬，走兩步就停住了，膝頭戰動着，從它們疲困的側腹，發出雲似的蒸氣來。同時，車夫爲防護風雨，滿身蓋着破爛的衣服，粗聲地咒罵着馬。但是，更悲慘的是看見了那些荒涼的房屋，那房屋的突然的空虛，和壞了的花壇，破了的玻璃窗，放蕩的狗，一堆堆的香烟屁股。紙片，盒子和藥瓶。但是，一到九月中旬，天氣又意外地變換了。簡直就在六月也沒有的那樣日子是突然地變爲平靜無雲的，光明溫暖的和陽光滿照的了。四野都乾硬起來，在它們的黃色的剛毛上，像網着的雲母石一樣，輝着秋天的蜘蛛網子了。樹木正溫順地靜默地墮落着它們的黃葉。

貴族地方議會的議長太太，維娜公爵夫人，暫時不能離開她的鄉村間的別墅，因為她城市裏的房屋的搬動，還沒有完事。她現在對於這開始着的好天氣，感着快樂。對於這平靜，這新鮮的空氣，這些聚集在電線上的雀子的唧唧的叫聲和它們因為長遠的旅行而聚成的一羣一隊——對於從海上慢慢地吹來的溫柔的鹽風，對於這一切的東西，她都感着快樂。

二

加之，那一天，九月十七，正是維娜公爵夫人的生日。因為這關聯着她的快樂的兒童時代的回憶，所以她常是歡喜這一天的。她總希望在她的生日，會發生什麼奇蹟的幸運的事情。這一次，她的丈夫因為有急事要進城去的時候，在她的小桌上放了一個小盒子，裏面有極其美豔的鑲着很合式的珍珠的耳環。這種禮物使得她更加快樂了。

她是一個人在這屋裏。她的獨身的哥哥尼可拉，是同他們一起住的，因為他是地方律師的助理，他那天上午不得不出庭，所以，他也進城去了。她的丈夫和她約好了，他會帶幾個好朋友到家裏來吃飯。她覺得她這次的生日，正是他們還住在別墅裏的時候，真是好

極了。假如在城市，必得備辦拘泥形式的筵席，在這裏呢，在這個海岸，一條簡便的飯就是了事了。

維娜公爵雖說在社會上有那麼高貴的地位，或者正是因爲這一點，他是很不容易使他的經濟出入相抵的。他的承襲的豐富的產業，被他的前輩弄得快要破產了。而他是被逼迫地過着收入以上的生活，譬如宴客，做慈善事業，穿好衣服，繼續用好的馬廐。維娜夫人從前對於她丈夫的熱烈的愛情，現在變爲永久的真實的純清的友誼了。她總在她可能的範圍之內幫助她的丈夫，防止經濟上的困難。不讓他知道她制止她自己不要奢侈，在家用上她盡力地節省着。

她現在正在花園裏，用心地剪着餐桌上的花。花床裏都是空的，呈着凌亂的狀態。許多顏色的重瓣的石竹，正在開着它們最後的花。紫羅蘭已經開了一半，變爲薄薄的綠色的莢殼了，有一種洋白菜的氣味，薔薇花在這個夏天是開第三次，並且它們的花和苞，好像退化了似的，都小了些，也開得不稠密了。只有牡丹芍藥和紫宛花，在它們滿開的花裏，

呈現着冷靜的驕傲的美，在這種天氣，散着一種悲傷的草味的秋天的香氣。其他種種的花木，經過了華麗的愛情和豐富的夏天的母性的職務以後，現在完全是落下無數的未來的生命的種子，在土地之上了。

一輛汽車的喇叭聲，從路上傳來。這是維娜公爵夫人的妹妹——安娜，帶着她的禮品，特來幫姐姐的忙，因為那天早晨，她們是用電話約好了的。

維娜的正確的耳朵，沒有欺騙她。過了一會兒，一張很美的車子，停在門口了。車夫從他的座上跳下來。急忙地開了門。

兩姊妹愉快地互相打了招呼。從很早的兒童時代起，她們兩個就是互相熱烈地親近地要好着的。維娜的姐姐，她很像她的母親，是一個英國式的美婦人，身長而又苗條，一幅冷靜而又驕傲的臉，一雙漂亮的相當大的手，那種肩膀上的動人之處，真像我們常在古代的細畫裏所看見的那樣。安娜與她的姐姐恰恰相反，承繼她父親的蒙古的血統，她父親是一個韃靼的王族，父親的祖先輩，到了十九世紀初頭，信了基督教，至於她的始祖，可以

追溯到達麥南自己或是南特買，這位祖宗是一個韃靼的方言愛稱爲最大的流血的暴君。安娜比起她的姐姐來，要矮小得多，毋寧是一個肩膀寬闊。帶一種活潑的輕躁的性質的女子。她的臉孔，表現出一個蒙古的模型。頰骨稍稍地突出來，眼睛頗小，因爲她是近視，兩隻眼睛常是稍稍地閉着的。她那小小的銳感的口，有一種驕傲的表情，口下有一個稍稍突出來的很厚的下嘴唇。但是，在她的臉上，有一種令人銷魂的不可解釋不可捉摸的魔力，這種魔力，或許是在她的微笑裏，或許是在她全部姿態的深深的女性中，或許是在她的活潑的賣弄風情的擬態裏。她的美的優雅的不足，比起她姐姐的貴族的美來，更多惹起和吸引一般人們的注意。

她和一個很有錢的很愚蠢的男子結了婚。她那位丈夫，是絕對不做什麼事情的，但是，他和什麼慈善會有名無實地發生着關係，並且還持有皇帝的侍從官的稱號。她不歡喜她的丈夫，她只有兩個小孩子，她生了第二個小孩子以後，她決計再不育了。維娜正和她相反，非常地切望着小孩，她覺得愈多愈好，但是她一個孩子也沒有，所以非常地愛她妹

妹的漂亮的貧血的孩子，他們常是客氣而又溫順的，蒼白的臉，捲着的輕飄的頭髮，就好像是洋囡囡。

安娜胡亂地處理着一切的事情，她非常地感着快樂，她又是充滿着矛盾的。她渴望着在世界上所有的都會裏和歐洲最時髦的地方，投身於最危險的情海的波瀾裏去。但是，她對於她的丈夫，從沒有不忠實的地方，不過，無論在他的面前，或是他不在了的時候，她常是輕蔑地嘲弄他的。她很浪費，毫無節制地歡喜賭博和跳舞，歡喜有刺激性的經驗，歡喜進懷疑的咖啡店，但是，她那種寬大和親切，她那種祕密地引導她信仰天主教的深沉的純真的信心。是很令人注意的。她有一個奇妙的美麗的胸部，頸子和肩膀。當她穿跳舞會的衣服的時候，她超過適當的和時髦的界限，露出她的雙肩和頸子來。雖說她是穿着低級的婦女禮服，然而她在裏面常是穿一件毛襯衫呢，有人這樣細細地說着。

維娜是以嚴肅的單純，冷淡和謙遜的禮儀，孤標的自立，和高貴的平靜而成爲特徵的

「天呀！這裏是多麼美麗嚟！多麼美麗嚟！」安娜和她的姐姐很快地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她這麼說着：「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們在崖旁的凳子上坐一刻罷。我有多麼久沒有看海了。空氣是這麼好，使得我心快神怡呢！你知道的，去年夏天我們到克里馬去了，在米司可拉的時候，我得了一個可驚的發見。你知道滿潮的時候，海水做什麼樣的香味嗎？想一想，就像木樨的氣味呢！」

維娜親愛地微笑着。

「你是一個正式的梦想家哩！」

「爲什麼？不，不，一點也不！我記得有一次，我說月光裏面染有淡紅色的時候，大家都笑我。幾天以前，一個叫做波里特司基的替我畫肖像的畫家。他告訴我，說我的話是不錯的，並且還說，這種事畫家們早已知道了。」

「一個畫家？是你的新歡嗎？」

「你老是亂想着的！」安娜一面帶笑地說，一面很快地走近那懸崖的邊緣了，這懸崖幾乎對着海是垂直地豎立着，她朝下一看，突然地嚇得叫起來，臉色變為蒼白地跳開了。

「天嚙！多高呀！」她帶一種低的震動的調子說。「我從這可怕的高處俯視的時候，我的胸中起來一種甜蜜的然而又是討厭的感覺。……我的腳趾覺得似乎在緊夾起來了。但是，我總覺得要被拖到那海裏去似的呢……」

她又一動，好像她想再去看看那懸崖的邊岸，但是，她的姐姐止住她了。

「安娜！親愛的，不要去！我見你這樣的時候，我自己也昏眩了。請你坐下罷，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坐下了！……但是，你看看，這一切是多麼美麗！我的眼睛，無論怎樣也看不飽呢！只要你是知道對於這個爲我們而創造這一切的驚異的上帝，我是如何感謝的時候，那就好了。」

兩姊妹都思索地沉默了一刻。在她們的腳下，在遠遠的遠遠的下面，展開着平靜的大

海。從她們坐的地方，是看不清那海岸的邊際。這個只是加深了那種因她們前面的那片無涯的海水而生出來的無限的莊嚴的感情。海水是溫柔的平靜，帶着快活的青色，時時輝耀着平滑的傾斜的帶子；使那潮流顯著着，接近地平線的海水，改變了顏色，變為深藍的了。

許多漁船，在離岸不遠的靜靜的海面上。小得幾乎看不出來的出現着。稍稍隔遠一點，一隻三柱的很大的帆船，從上至下蔽着白帆，單調地鼓着風，似乎站在空中似地，動也不動。

『我想我了解你所說的話，』維娜思索地說。『但是，我覺得我的意見，稍稍有點不同。隔了許久許久，忽然初見這海水的時候，使我困擾使我喜悅，使我驚奇。我覺得好像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無限的莊嚴的奇蹟。……但是，過了一會，看慣了的時候，又覺得這海的平淡無奇的空虛壓迫着我。……我看着就沒有什麼興趣了，甚至不去看它了。我簡直是感着厭倦了。』

安娜微笑着。

「你爲什麼笑？」

「你知道，去年夏天，」安娜惹禍地說。「我們一大羣騎着馬從耶達到烏基可司的頂上去，走過瀑布的上面。在開始，我們遇着了雲，那是可怕的煙霧，我們幾乎看不見前面了。但是，我們仍是在纏繞着松林的險峻的小道上不止地前進着。於是，突然地，那松林走到了底，我們就走出那烟霧了。試想想看，在石岩上，一個狹狹的小臺，在我們的脚下，是一個深淵。下面的村落，好像火柴盒子。森林和花園像是薄薄的葉片。我們前面的一切，像一個地理學的地圖，向海面傾斜着。在這個外面，就是海，在我們的面前，這海展開着五十哩或一百哩。我覺得我是懸在空中，預備着向前面飛去。你會感到這麼一種美麗的感情，這麼輕快的感情。我轉向着我們的引路者，快活地對他說：「這不是好極了嗎？塞特！」他響着他的舌子說：「我是如何地看厭了這一切的景色了，太太，你要是知道就好了！這樣的風景，每天都看見呢？」」

「一個好的比喻呢，謝謝你！」維娜笑着地說。「不，但是，我們北方人，到底不能鑑別海的美哩！我歡喜森林。你記得在我們伊哥諾維司基的森林嗎？這種森林，你永不致於看厭的，那松樹的叢林噯！那些青苔噯！那些細菌噯！它們就好像是紅緞子，用小小的白珠子裝飾着似的。那是這麼靜，這麼涼！」

「我不管，我什麼東西都愛！」安娜回答。「但是，我頂歡喜我的小姐姐，我頂歡喜我的伶俐聰明的小維娜！我們倆在這世上是孤獨的，是不是？」

她抱着她的姐姐，將她的面頰湊上維娜的面頰去。突然地，她跳了起來。

「哦！我是多愚蠢！我在這裏，一塊兒坐着，像小說裏的人物一樣，談論着自然，同時，我忘記了我帶來給你的那些贈品了。在這裏——看！我不知道你歡喜不？」

她從她的提包裹。拿出一個有奇妙的包皮的小本子。在年月經久已經褪了顏色的舊的藍絨上，用鈍色的金繡着極其複雜纖巧的美麗的細工，顯然是出自一個刻苦的藝術家的技巧之手的心愛的作品。小本子繫有一根小得像線一樣的金練子，裏面沒有頁子，夾一些薄

薄的象牙片。

「真是妙極了的東西呀！」維娜喊起來，和她的妹妹親嘴。「感謝之至！你從那裏得着這個寶貝的？」

「哦！在一個古董店！你是知道我愛好搜羅各種古董的弱點的。有一次，我碰着這個祈禱的本子了。看，這個圖案是一個十字架的樣子呢！當然，我們看見的只是這個封面，其他的一切，如裏面的象牙頁子，如上面的金鈕子，如鉛筆，我必得我一人想着出來。但是，莫利爾他是不要聽我告訴他的事的。這些金鈕子，一定也像這全部的圖案一樣，用鈍的老金子，精細地雕刻出來的東西，這也是這個藝術家做的。但是，這金練子就很古，是真威尼司貨。」

維娜親愛地摸撫着那美麗的表皮。

「多古呀！你覺得這個本子是多少年前的東西？」她問道。

「這很難說。或許是十七世紀末期，或者是十八世紀中期的東西罷！」

「這是多麼奇怪，」維娜一面帶着思索的微笑，一面說。「被普巴侯爵夫人摸過的，甚至是安多涅特女王親手摸過的東西，現在握在我的手掌裏了。……你知道，安娜，想着把一個祈禱的本子，當做太太們的小抄本的怪想頭，在這世界上，一定只有你一個人呢！但是讓我們回去，看看事情弄得怎麼樣了。」

他們從那條兩面都蓋着濃厚的交錯着的葡萄藤的大瓦回廊，走進屋裏去。很密的一球的黑葡萄，帶着微微的莓樹的香氣，在暗綠色的葉子裏，沉重地垂下來，被太陽照着，處處是金光燦爛的。那回廊的全部，充滿着綠色的微光，這種綠色的微光，使得這兩位太太的面色，變為蒼白。

「你打算在這裏請客嗎？」安娜問。

「我頭一次想這樣做的。但是，在現在的晚上倒有點冷呢！我想我們要在食堂裏，客人們可以到這裏來抽煙。」

「有什麼有趣味的客人來嗎？」

『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祖父要來。（對於阿諾梭甫老將軍的愛稱，不是真的祖父，譯者。）』

『祖父！真是好極了！』安娜喊起來。『我覺得我有多少年不見他了。』

『瓦西利的妹妹要來，司白教授，我想他也會來的。怎麼的，昨天我的頭昏了，安娜！你知道，祖父和司白教授，都是歡喜考究飯菜的。並且你們無論在這裏或是在城裏，都弄不到一點好的東西。劉加弄到了一些鵝鶉，現在正在廚房裏做。燒焙牛肉我們弄出來也不壞。哦！那少不了的燒焙牛肉！龍蝦也很好呢！』

『那末，都是好東西哩！對這種事情你自己不要去多管它罷。在我兩個人的中間。你必得承認，你自己就是歡喜考究的飯菜的呢！』

『並且，我們還會有一些稀奇的東西哩！今天早晨，漁夫拿來一隻海鳥魚給我們。這是一個怪物。』

安娜對於一切和她有關係或是和她沒有關係的事情，都感着興趣。她聽了她姐姐的話

，立即說出來，她想去看看那隻海鳥魚。

那個身長面黃的廚子劉加，端進來一個橢圓形的盛滿着水的大盆，他小心地端着那個盆子，生怕把水流到那鑲木細工的地板上。

「十二磅半，太太！」他帶着廚子特有的驕傲的神情說。「我們剛剛秤過了。」

魚比盆大些，所以它在盆底上，尾巴也捲起來了。鱗帶金色，鰭是鮮紅。在那貪食的頭部的兩旁，有一個很長的扇形的淡青色的翅。魚還是活的，可是，呼吸頗艱難了。

安娜！用她的小手指去觸那魚。那魚搖動着尾巴，她嚇得拿開手了。

「不用擔心，太太！」劉加說，他明明了解維娜的心事。「一切都是上等貨。剛剛那彭加利人，拿來了兩個很好的香瓜。請問太太，做魚用那一種醬油呢？是用麪粗的或是用波蘭的，還是用牛油烤呢？」

「隨你的意去做罷！」公爵夫人說。

四

五點鐘後，開始有客人來了，瓦西利公爵，帶着他的妹妹一同來了，他妹妹是一個非常沉默寡言的肥胖的親切的女人。還有一位很富有的青年，說到瓦司雀這個名字社會上是熟知的，他以唱歌，讀詩，主顧慈善跳舞會和宴會而有名。維娜夫人往日的學友現在有名的女鋼琴師賴特也來了，維娜的哥哥尼可拉也來了。其次，是安娜的丈夫坐着汽車，同着剃得很漂亮的司白教授，和副知事沃蔡克同來了。最後來的，是阿諾梭甫將軍，坐一張華美的四輪馬車，隨伴兩個軍官！一個是參謀大佐波諾馬勒甫，一個是巴格特依司基中尉，他在聖彼得堡，是一個有名的跳舞的好手和四對舞的領袖。

阿諾梭甫將軍是一個銀色頭髮的肥胖的身高的老人。他兩手握住馬車，沉重地從車子上下來。如平日一樣地他的左手裏拿着一個取耳器，右手握住一根橡皮頭子的手杖。他有一幅龐大的粗燥的紅色的臉，一個高的鼻子，在他的微微地閉着的眼裏，浮出着親切的威嚴的正像有一點輕視人的那樣的表情，這種表情表現他是一個看慣了死的危險的勇敢的單純的人。遠遠地看見將軍的這兩姊妹，連忙跑近車旁去，用兩手半笑諛地半認真地扶住正

要下車的將軍。

『正像一個……大主教，』將軍帶一種親切的沙沙的似聲說。

『祖父，祖父！』維娜帶着微微非難的調子。『我們幾乎每天在等你，你總不來喲！』

『祖父在這南方一定失去良心了。』安娜繼續地說。『只願你稍稍記得我們呢！醜呵！你的行爲真像一個唐約翰呵！對於我們的存在，你是完全忘記了。』

將軍光着他那堂皇的頭，和她們的手親嘴，於是又親她們的面頰，又親她們的手。

『等一下，不要忙，姑娘們，……不要責備我。』因爲他那習慣的短促的呼吸，使得他的說話和他們的深深的歎氣，交互地發出來。『老實說——那些不中用的醫生……洗我的風溼病……一個整夏天……果醬……那樣的東西……臭得要命……不讓我走……你們，先來了……非常的歡喜，……看見你們……你們近來好嗎？……你長得真像一個英國太太了……維娜……你的樣子，……就和你母親一樣……我們什麼時候……去受洗禮呢？』

『永不，我怕呢，祖父！』

『不要失望……禱告上帝……你一點……也沒有變……安娜……我想……你到了六十歲……你會還是……這個同樣的孩子……不要忙……讓我來介紹……這兩個軍官給你們。』

『久仰芳名，』波諾馬勒甫一面行禮，一面說。

『在彼得堡見過面的！』那騎兵說。

『那末，讓我來介紹給你，安娜……這是巴格特司基中尉，跳舞名家，第一流的騎兵，巴中尉，請你……從馬車裏……把那包東西替我拿出來……那末……我們現在走罷……維娜，你今天晚上……給我們一點什麼東西吃呢？……我告訴你……你請我來……我很想吃東西呢！像想要學位的證書一樣。』

阿諾梭甫將軍，是故米爾茶公爵的戰友和忠義之交。從這位公爵死了以後，他把他的友誼和愛情，全部移交於這兩個女孩子了。從她們年幼的時候，他就知道她們，並且還是

安娜的教父。在這時候，正在這個故事的時候，他是那個幾乎是無用的很大的K要塞的司令官，他差不多每天要到杜甘諾公爵家裏去的。小孩子們都很歡喜他，因為他時常給他們一些劇場的門票，實在，再沒有人，像這位老將軍那樣，能和他們小孩子遊頑的了。但是他的最大的魔力，是在他告訴他們的故事裏面。一次幾點鐘地，他會告訴他們一些進軍，打仗，勝利，敗北，死亡，受傷和嚴寒等等的故事！可是這些故事，都是遲緩的單純的東西，在它們的平靜裏，就像敘事詩一樣，在他們疲勞得要睡覺和飲晚茶的時候，他就講給他們聽。

依照近代的意見，那些昔日的斷片，真是一種偉大的圖畫似的形跡了。阿諾梭甫將軍，是具有不是軍官的，只是普通的兵士的那些感動的深刻的性格——俄國農民純粹的種種性格，這些性格適當地結合起來，會作出那種不僅是使我們的兵士勇敢無雙，並且成爲殉教者甚至是成爲聖者的最高的型態的——真誠的純粹的信仰，清徹的快樂的人生觀，當着死的謙遜，對於敗者的憐恤，無限的忍耐，非常的肉體上精神上的忍耐，這些各種各樣的

特性。

從波蘭戰爭開始，除了日俄戰爭以外，阿諾梭甫將軍，是參加過一切的戰事的。日俄戰爭，他原來也想參加的，但是，政府沒有調動他，在他的謙遜裏，有一個偉大的法則，那就是，「在沒有叫你去死之前，不要去送死。」在他終身的軍隊生活中，他不僅沒有鞭撻過兵士，連輕打一個兵士的事，也是沒有的。波蘭叛亂的時候，雖說他是受了聯隊司令的命令，叫他鎗斃囚犯，可是他對於那些囚犯，是不許鎗斃的。他這麼說：「要是處決一個偵探的命令，我不僅要鎗斃他，可是，如果是命令我的話，我自己可以去殺死他的。但是，這些都是戰事的囚犯，我不能鎗斃他。」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那麼單純地恭敬地，沒有一點反抗的痕跡，帶着他那清明的他，就眼睛，直望着他長官的臉孔。他這樣違犯軍令，竟沒有處決那麼讓他過去了。

到一八七七至七九年的戰爭的時候，他很快地升為大佐了，雖說他沒有受過教育。照他自己的話，他從「熊的專科學校」畢業的。橫渡多腦河，巴爾幹戰爭，西普加的防守，

普里維那的最後的攻擊，他都參加過。在這次戰爭中，他受了一處重傷，四處輕傷，另外，頭上被手榴彈的破片，打傷得很厲害。奈特將軍和司可將軍很了解他，特別尊敬地待遇他。對於他的事，司可將軍這麼說，『我知道一個比我更要勇敢的軍官，那就是阿諾梭甫。』

他從戰場歸來，因為頭部的重傷，幾乎成爲一個聾子了，腳也受了傷——三個腳趾，在巴爾幹戰爭中凍壞了，後來在西普加供職的時候，患了很重的風溼病，不得不把那三個腳趾割去。兩年之後，決定叫他離開職務了，但是阿諾梭甫却不願意。當地的司令官，還記得橫渡多腦河時候他那種非凡的勇敢，幫忙他，於是在彼得堡的軍政要人，怕傷害這位老大佐的感情，改變他們的原意了。結果，給了他一個終身的K要塞的司令官的要職，實際，實際，這僅僅是一個名譽職。

這個城裏什麼人都知道他，都帶一種親切的態度，取笑他的缺點，他的習慣和他穿衣服的樣子。他出去常是不帶武器，帶一頂寬邊的大扁底的帽子，右手拿一根手杖，左手拿

一根取耳器。他常是帶兩隻肥胖的懶惰的狗子同走，那兩隻狗子的舌尖，老是吊在牙齒中間的。若是他早晨散步碰見什麼朋友的時候，過路人會聽這位將軍的高聳和狗子的吠聲。

像其他的鑿子一樣，他非常地歡喜歡劇，時時在戀的二重奏之間，全劇場的人都會聽見他那高聲的調子說：「他不說清楚一點，惡魔抓住了他嗎？就像剝栗子一樣？」全劇場的人都忍住不笑，同時，在他自己是一點也沒有意識到的。他一定以為他只同他的隣人，細說他這種意見罷。

因為他是要塞司令，他常常帶着他兩隻高聲呼吸的狗，到監禁所裏去。在那裏，他們的生活，倒過得很快樂，打打牌，喝喝茶，談談軼事，那些監禁着的士官們，都離開了軍隊生活的嚴酷的職務，在那裏休息了。他會慇懃地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被囚的原因，命令者的名字，監禁的年月。有時，他會突然地賞讚一個士官的勇敢的行爲，雖說那種行爲不合法的。有時，他又突然地責罵一個士官，他的聲音，遠遠的街上，也會聽得見。但是罵了過後，他又要問他在那裏吃飯，要付多少錢。如果有什麼貧窮的少尉，從別個牢獄裏

送來過了長期監禁生活的人，因為沒有銀錢，不得不喫兵士的飯菜的時候，阿諾梭甫將軍會立刻吩咐人從司令部去拿飯來給他吃，司令部離監禁，還沒有兩百步遠。

他同杜加公爵的家庭相會，同那些孩子們那麼要好，簡直好得他每晚必要去訪問他們，那是在K地方時候的事。假如，有時太太小姐們那晚上有事必須到那裏去，或是司令有事使他不能動身的時候，他感着非常的苦痛，在他那棟大屋子裏，簡直找不出一個安身之所。每個夏天，他會告假，在杜加公爵的領地叫做耶可諾維司基的地方過一個月，這地方隔K有五千里。

他靈魂裏隱藏的一切的親切和爲誠心的愛情的必要性，都移到那些孩子們的身上，特別是姑娘們的身上了。他結過一次婚，但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連他自己都忘記了。甚至於是在戰爭之前，他的夫人同一個穿絨外套的花邊硬袖子的很美的戲子私奔了。阿諾梭甫一直補助到她死，但是，雖說她寫過許多充滿着眼淚的要求和解的信，終不許她回到他的屋子裏來。他們沒有一個孩子。

五

那晚上很溫暖很平靜。所以，食堂和走廊裏兩個地方的洋燭，都射着強度不變的光。吃飯的時候，任招待之職的，是維娜的丈夫瓦西利公爵。他是一個講故事的大家，他真有一種特別的講法，故事的本身都是一些真實的事。故事裏面的人，或是那一個在座的人，或是那一個在座者都是熟知的人，但是，他把周圍的事都改變了，講的時候，帶着認真的面貌，像煞有介事的調子，使得聽的人都笑個不止。那晚上，他是講尼可拉向一個很美麗的很有錢的女子求婚而失敗了的故事。這故事的實情，是那位女子的丈夫不肯和她離婚。但是，在瓦西利的話裏，事實和那種幻想奇異地混合着了。在這個故事裏是講有一天晚上，認真的稍稍驕傲的尼可拉把皮鞋抱在手膀裏，穿着襪子在街上走，不知道在那一隻街角上，被一個警察捉住了，經了一個長時間的猛烈的說明以後，警官才承認他不是強盜，是一個地方律師的助理。照那個故事，結婚是快要成功了，但是，正在緊急的時候，那幾個參加這次的事的偽證人，要求增加用費，提出罷工。一面因為尼可拉是一個吝嗇的人（實

際，他是有一點不大概），一面因為他根本就反對一切的罷工，所以他便引用被上訴院的判決所規定的既定的法令，拒絕他們增錢的要求。於是，那些憤怒的偽證人，好像是回答那個有誰知道不能結婚的理由呢的通常的問題一樣，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我們知道。我們立誓的事體，都是假的。我們必得向地方律師告訴這些謊話，關於這位女子的丈夫，我們很知道，他是世界上一個頂可尊敬的人，如約瑟那樣的純潔，天使那樣的親愛呢！」

談了這些婚姻的故事以後，對於葛司達甫，瓦西利公爵，也有赦免他。他說安娜的丈夫，在他們行了結婚禮的第二天，請求警察的幫忙，將他的新娘子，從她的娘家強迫地帶到他自己的家裏來。這件笑話的實情，是這樣的，當她結婚的那幾天，安娜非同她母親同住幾天不可，因為她的母親那時正是病了，加之，維娜姐姐要回到南方的家去，所以在那幾天，葛司達甫就苦惱得絕望得要命。

他講完了，大家都笑了起來。安娜也微笑着。葛司達甫比什麼人都笑得大。瘦削的臉上，緊貼着放光的皮膚，小心地梳着的細微而明亮的頭髮，深深地凹下去的眼睛，令人想

出一個露出兩排朽壞了的牙齒的齧體。他仍是被安娜迷住着，就是到了現在，仍如他們結婚生活的第一天一樣，常是去靠着她坐，去摸她，帶着那麼愛意的自滿的表情去看她，使得旁人看了他，感着難爲情和一種不快之感。

維娜從桌旁站起來之前，無意地點着客人的數目。一共是十三個。她是一個信迷信的人，她默想着：『現在，不好了。爲什麼我在以前沒有想到呢？這些都是瓦西利的錯處。』在電話裏他什麼事也沒有告訴我。』

無論什麼時候，在維娜和安娜的家裏，有朋友來的時候，一定要打撲克牌的。因爲她們兩姊妹，都歡喜這頑意兒。並且在她倆的家裏，常常創造出新的規則來。每個打牌的人，都分有一定的數目的骨製的籌碼，等這些籌碼全部到了一個人的手裏，那一盤就完了。不管這些打牌的人的反對，那一盤勝負自動地告終了。籌碼是絕對禁止增加的。這種嚴厲的規則，是實際練習的結果，就是她們兩姊妹也是一點摸不着勝負的頭腦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全部損失，不能超過一百或是兩百盧布。

那一晚上，也是打撲克的。維娜沒有加入，到擺了茶桌子的迴廊上去。她被她的女僕止住了，因為那女僕帶着神密的表情，叫她的太太同她到客廳隔壁的小屋裏去一下。

「什麼事，達霞？」維娜公爵夫人不快地問道。「爲什麼你的樣子那麼蠢？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達霞把一個小方包放在桌子上。那是用白紙很細心的包着，用紅緞子帶子綑着的。

「這不是我的錯，太太！」達霞被太太罵得臉紅起來，這麼回答着。「他來了，並且說……！」

「誰來了？」

「那帶紅帽子的人，太太！那使者！」

「是嗎？」

「他走到廚房裏來，將這個包放在桌子上，他說：『把這東西送給你的太太，除了她以外，不要送給任何人。』當我問他這是那個叫他送來的時候，他說：『在那裏都寫明白

了的。」他說了這一句，就跑走了。」

「叫那個去追他看。」

「我們現在不能去了，太太，因為這是半點鐘以前的事了，正是太太們用席的時候，我不敢去打擾太太哩！」

「對的，你去罷。」

他用鉗子剪斷了帶子，同那張上面寫了她的姓名地址的包皮，一起丟到字紙簍裏去了。這包子是一個小小的紅絨盒，顯然是從一個寶石店裏出來的。維娜把那用淡綠色鑲邊的蓋子打開，內面有一個橢圓形的金手釧。手釧下面，有一頁折成八角形的很美的書信。她立即打開那信紙。手跡似乎對她很熟，但是，又像女子，她把信在一邊，開始去察看那手釧。

做的金子倒不頂好，但是很厚，然而並不重，顯然那面是空的。外面邊上的各處，都鑲着磨得不大好的小小的古舊的石榴石。在邊緣的正中，有一粒小的特別的綠寶石，圍繞

着五粒豌豆大的美麗的石榴石。維娜偶然地翻轉那手釧來，於是在雷燈之下，有五道大的紅光，突然在她的眼睛前閃動着。」

『像血一樣！』她感着一種意外的驚駭，不知不覺地這麼地想。

於是她想到了那頁信，又把它打開了。她讀着下面的字句，那是寫得又漂亮又清細。

『維娜公爵夫人：

在這個快樂的光明的你的生日的良辰，我大膽地送上我的微薄的禮物和我的最尊敬的祝意。』

『哦，這又是那個人呢。』公爵夫人不快地想着。仍然地，她去讀完那封信。

『我從不敢送你一點我自己選擇的禮物；因為我沒有這種權利，也沒有這種趣味，我承認，也沒有做這種事的金錢。加之，在這世上，沒有一件可以值得崇拜你的寶貝。

『但是，這個手釧，是我祖母的財產，我最近死去的母親，一直是帶着它的。在大的寶石中間，你可以看見一個綠色的東西。這是一顆很珍奇的石榴石，綠色的石榴石。』

依照往日的傳說（這種傳說，我們家裏還是相信的），說是婦人帶了這手釧，她就持有豫言者的性質，可以驅除一切痛苦的思慮，男子有了這東西，可以作爲一個從暴死裏救出來的護身符。

「這些寶石，是小心地從古舊的銀手釧上取下來的。你可以確定，在你之前，是沒有一個外人帶過這手釧的。」

「你可以馬上丟掉這可笑的玩物，或是送給別的什麼人，但是，當我一想到你的玉手會接觸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仍然是感着愉快的了。」

「我請你不要我動怒。現在想到七年前我無禮地寫了許多無聊的信給你，甚至還希望你回答我那些信的事的時候，我真是慚愧不已呢！現在存留着於我的，只有尊敬，永久的信心和奴僕的忠實。現在我時時刻刻希望你幸福，只要知道你是幸福的，我就快樂了。在我的心裏，我只想和你坐過的椅子，你走過地板，你摸撫過的樹木，和你說過話的女僕們會了面行行禮就夠了。就連人間和死物我也不妒忌了。」

「再一次地，我請你原諒，用這麼長的不要緊的信來擾你祝你快樂。」

你的生死不辭的忠僕.G.S.Z

「我想這是不是應該要給瓦西利看一看？如果應該給他看的，是現在就給他好，還是等客人去盡了的好？不，我想，我願意等客人走了的好呢！若是現在就公開的話，不僅這不幸的人會成爲可笑，我自己也是可笑的了。」

維娜公爵夫人一面看着那五粒石榴石下面顫動着的五道紅光。一面這樣想。她簡直不能將她的視線移開。

六

要勸得波諾馬勒甫大佐打撲克，真是費相當的時間。他說他不知道這種遊戲，並且就是頑頑，凡是賭輸贏的東西，他都不大高興。他稍稍頑得好點的遊戲，是那些溫和點的東西。但畢竟，他承認來學學看。

開始的時候，無論大處小，都非教他不可，但是一下子他就學會那種打撲克牌的規則

了。後來，還沒有到半點鐘，各的籌碼，都已經到他的手裏了。

「你不能這樣幹！」安娜帶着滑稽的不快的聲調說，「你爲什麼不給我們一個頑頑的機會呢？」

司白教授，大佐和那個稍有點蠢氣的沒有趣味的德國人的副知事，他們三個人，真是找不到一點事做。維娜正茫然地想給他們一種娛樂。最後，請他們打紙牌，把葛司達甫，湊成四個人一桌，她那樣地弄成功了。安娜看着她的姊姊，像表示感謝似的，她低伏着她的長的睫毛，她姊姊馬上懂得她的意思了。無論誰都知道，若是葛司達甫不去打紙牌的話，他會老是跟着他的妻，真的會吵她一晚。

現在，一切都順利地很有趣味的了。瓦司雀正唱着意大利流行的歌，並且因賴特的伴奏，他又唱着羅兵丹的東方調。他的聲音不很強，但是很愉快，很有訓練。賴特本是一個有名的女音樂家，他老是歡喜和瓦司雀伴奏。並且，有人說瓦司雀是愛了她。

在角落裏，安娜和那騎兵，正在談閒話。維娜走近他們那面去，一面微笑地，一面聽

着他們的談話。

「現在，現在，請你不要嘲弄我了，」安娜一面用她那韃靼的美的眼睛微笑着，一面說。「不用說，你以為像你那麼瘋了樣的在騎兵中隊之前跑馬，或是參加賽馬，是很難的事嗎？但是，只看看我們所做的事。剛在幾天以前，我們到底把那彩票弄完功了。你覺得容易嗎？是不是？天呀！那裏有那麼多的人，個個人都抽着烟，都在說空話苦惱我。……我得站一整天。於是，又要到為救濟貧家的工人婦女而開的慈善音樂會去。於是，一個跳舞會……」

「在這個跳舞會，我希望你願意同我跳馬資加舞呢！」那騎兵一面說，一面在椅子底下響着他的踢馬鐵。

「謝謝你……但是，我的頂煩惱的事，是我們的養育院，你知道的。是那個為墮落的孩子們的養育院。」

「哦，是的，我知道。這不是很可怕的滑稽嗎？」

「什麼話，把這種事當作滑稽，你自己不覺得可恥嗎？但是，你知道我們頂煩惱的事是什麼嗎？我們得去照料那些不幸運的兒童，他們的靈魂裏，是充滿着惡德和的惡例，我們得注意他們……」

「唔！」

「……要提高也們的品性，要叫醒他們靈魂中的義務的觀念。你了解這個嗎？是的，每天有幾百幾千個小孩子送來，其中沒有一個是邪惡的孩子！假使你問他們的父母，你的孩子們是好的呢，還是墮落了呢，不知怎的，他們都甚至動怒來。並且，那個養育院已經裝修好了，一切都豫備好了，沒有一個同居的人。看起來似乎我們對於每個送來的孩子還會送一份獎金。」

「安娜！」那騎兵雖帶着詭媚的調子，然而態度很認真的說。「爲什麼要發獎金呢？把我也帶到那養育院裏去罷。講實話，你找不到一個比我更要墮落的孩子呢！」

「哦，不要亂講。無論對於什麼事，你都是不能正正經經地講的。」她一面笑，一面

靠着椅子的背了。

瓦西利公爵，坐在一張很大的圓桌上。正在把他自己畫的一冊滑稽畫給他的妹妹阿諾梭甫和他的內弟們看。他們四個人看了那冊畫本，笑得一塌糊塗，這種笑聲，漸漸地引動了那些不忙於打牌的客人了。

這個畫本，可以當作瓦西利公爵講的諷刺故事的一種附錄。他帶着他日常的平靜的態度，一個個地舉出例來。『這是阿諾梭甫大將軍在土耳其，彭加利及其他諸國所發生的戀愛史。』另外，『這是尼可拉公爵在蒙特加諾的冒險。』等等。

『現在的，太太紳士們，是我親愛的妹妹劉米娜的短短的生活故事。』他一面說，一面很快地看着他的妹妹。『第一部，童年時代。小孩子長大了，叫做李瑪。』

在那畫本的紙上，畫有一個側臉的但是現出兩隻眼睛的小姑娘，用着破斷的線，畫着她的腿和長長地伸展在他手上的手指。

『從沒有人叫我做李瑪！』劉米娜笑着說。

「第二部。她的初戀。一個士官候補生將他自己創作的詩獻給這位少女。你們看，他是跪在她的前面。詩確是藏着珠玉的。下面就是一個例。

——你那美的神聖的腳——

是一個天賜的情熱的印呵！」——

「這裏畫的，就是那實在的腳。」

「並且，在這幅畫裏，是那個士官引誘天真的李瑪和，他同逃的。這是淫奔。並且這是一個很緊急的場面，動了怒的父親，追捕了這兩個淫奔者。膽怯的士官生，將一切的罪歸於李瑪，如下詩：

「你過久地塗脂抹粉，

現在追捕者迫近了我們。

你自己設法逃出那困境，

我將跑入這最近的叢林。」——

李瑪的生活的故事過去了以後，接着又來了一個新的故事，題爲「維娜公爵夫人和銷魂的電報技術。」

「這首絕妙的詩，只用筆尖墨水和顏色表現的。」瓦西利認真地說：「本文還沒有寫出來。」

「這倒很新鮮，」阿諾梭甫說：「我從前沒有見過。」

「最近的消息。剛上市的東西。」

維娜撞他的手膀。

「這個不要給人看。」她說。

但是，瓦西利或是沒有聽見，否則就是沒有注意她的說話。

「這故事的起源，要回到歷史以前去。在五月美麗的一天，叫做維娜的少女，接到一封紙上面有兩隻鳩鳥接吻的信。這是那封信，那就是鳩鳥呢。這封信，是愛情的宣言，是絕對輕視排字的規則的。開始是這樣的：「哦！美麗的黃髮碧眼白皮膚的太太！你，你是

，在我的胸中沸騰着的憤怒的火焰的海，……你的眼光，好像一條毒蛇，刺穿了我的苦惱的靈魂。」信的結尾，有下面這樣謙遜的署名：「我的職務，不過是一個電報技師，但是，我的感情，是不劣於喬治卿呢！我不敢把我的名字全部寫上，因為太值不得一看了。所以我只用我名字的第一個字，署名為P P Z了。請你回信到地雷維利將軍那裏罷。」太太紳士們，在這裏，你們可以看見那電技師自己的樣子，是用顏色畫得很巧妙的呢！

「維娜的心被刺穿了。這是她的心，這是箭。因為她是一個行動很規矩的教育很好的女子，她將這信給她的父母看了，並且還給了和她訂了婚的朋友看了。這位朋友，就是一個頂漂亮的叫做瓦西利的青年。這是插畫，將來是要附着詩來說明的。」

「瓦西利悲傷地哭泣着，將維娜的戒指還給她了。」我不敢妨礙你們的幸福。」他說。「我請求你不要倉忙從事，無論什麼事，在做之先得過細地想一想。乖乖，你還不懂得人生，蝴蝶一樣地，飛向火焰裏面去。同時在我，哦！我是知道這冷靜這偽善的世界的！讓我警告你，那個電報技師，是一個迷惑的然而又是狡猾的男子。他們以他們可誇的美貌

和虛偽的感情，去欺騙一個無經驗的處女，並且極其殘酷地嘲笑她，他們感到一種不能用的言語形容的愉快。

『六個月過去了。在這種人生的猛烈的跳舞之中，維娜忘記了她的讚美者，同那個美麗的青年瓦西利結婚了。但是那電報技術並沒有忘記她。她改裝為一個煙突掃除，進到維娜公爵夫人的屋子裏去了。你們現在還可以到在地氈上，在墊子上，在壁紙上，甚至在細工的地板上的他的他的五個手指和兩片嘴唇的痕跡。

『後來，他又扮為一個農婦。作洗碗碟的人被雇了。但是，經我們廚子的格外的注意，把他弄走了。

『現在他進了瘋人院，又入了僧堂了。但是，每天他不錯地寫一封情熱的信給維娜。你們現在還可以看見落在信紙上的他的眼淚的斑點。

『後來，他就死了。在他的死前，他遺囑要把他的外套上扯下來的兩粒鈕子和一香水瓶子眼淚，給維娜做紀念品。……』

「那個要茶？」維娜問。

七

秋日的太陽已經西沉了。最後的細薄的光，仍然在暗雲和大地之間的地平線上燃燒着，到底，又消去了。大地，樹木，天空都看不清楚了。只有星光，在頭上閃動着。燈台上放射出來的藍色的光線，向上面昇着，像突破着天空的圓屋頂似的，展開着成爲一個鈍色的光輪。夜蛾在洋燭的玻璃罩子的周圍飛着。院子裏星形的白花，在夜色和寒冷中放出強烈的香味來。

司白教授，副知事和波諾大佐，走了一刻，約好了從車站裏再送回車來接阿諾梭甫將軍。

其他留下的客人，都坐在走廊裏。雖說將軍自己反對，他家都勉強地叫他穿上了外套，用一條氈子蓋了他的脚了。一瓶他心愛的紅葡萄酒，放在他的面前了。同時她們兩姊妹，坐向他的旁面去，將他的杯子裏斟滿了酒，把酪餅切成薄片給他吃，打燃洋火替他點烟

。這位老將軍真是快樂極了。

「是的……秋天來了，不錯！」他一面說，一面看着燭光，並且思慮地搖著頭。「這是我回去的時候了。實在說，我真不想走。現在是住在海濱最好的時候，又寂靜，又平靜……」

「你爲什麼不同我們住呢！祖父？」維娜說。

「不行，親愛的，不行！職務不允許我。我的假期過了……雖說，我是多麼地想留在這裏。現在，薔薇花是這麼香！在夏天，只有菊球花有點香氣，並且那就像糖果的氣味一樣。」

維娜從一個小花瓶裏摘下兩朵小薔薇來，插在將軍外套的釦子上。

「謝謝你，維娜！」將軍低著頭，去聞那花的香味。於是，他帶着特有的笑臉微笑着。

「這個使我想到了我們如何來到波克哈勒特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一陣很強的薔薇香止住了我。在我的前面，有兩個兵，拿一瓶很美的薔薇油。他們用這瓶油塗了皮鞋，並

且還塗了槍機。「你們找了什麼東西？」我問他們。「一種油，長官！我們用去做菜，但是不能用。可是香味很好。」我給了他們一盧布，他們很高興地將那瓶子讓給我了。雖說瓶子裏的油，一半也沒有了，但是，普通的價格，至少也要六十盧布。兵士們對於這次的交易，非常高興，附加地說：「這裏還有點土耳其豆子。我們煮了一頓，但是仍和從前一樣的硬。」那是咖啡。我同他們說，「這東西在土耳其人或是很很好，對於我們兵士們，是不適合的。」幸而他們都還不喫鴉片烟。在許多地方，我看見了鴉片的錠劑呢！」

「祖父，率直地告訴我們，」安娜說，「打仗的時候，你怕不怕呢？」

「這是一個滑稽的問題，安娜！不用說，我是害怕的。你不要相信，他們對你他們是不怕，說什麼砲彈的聲，是世上最好的音樂的鬼話。這樣的人不是發瘋，就是吹牛皮。講到害怕，是人人都害怕的。不過這個人失了自制，那個人很能把住他自己而已。你瞧，害怕是相同的。但是自制的力量，是可以練習來的，這就是我們有英雄和偉人詞原因。不過，我倒有一次害怕到死的時候。」

『你不告訴給我們聽嗎？祖父！』兩姊妹同時地問。正如她們在童年時代的一樣，仍是歡喜聽阿諾梭甫的故事。安娜甚至將她的肘攔在桌上臉靠在手掌裏，就像她小孩子的時候的態度一樣。在他那種慢慢詞無技巧的談話詞態度裏，有一種特別動人的魔力。就是他的故事措詞，都帶一種特別拙劣的書本式詞性質，有時，好像他是在那一本看慣了的舊書上讀來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並不很長，』阿諾梭甫說。『這是在西普加時候的冬天，是我打傷了頭部以後的事。我們一起四個人住在塹壕裏，在那裏，我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有一早晨，我們正將起來，突然地覺得我的名字，不是耶可夫，是尼可拉，並且硬不能相信我自己真是耶可夫了。我覺得我是昏了，叫人送點水來，我用水打溼了我的頭部，於是神情又清醒了。』

『我能想到你會征服過多少女人，耶可夫！』賴特說。『你年青的時候，一定很漂亮。』

「哦！我們的祖父，到現在還是漂亮的！」安娜大聲地說。

「不，我想從沒有很漂亮過。」阿諾梭甫一面說，一面帶着靜靜的笑容。「但是，我也不頂討厭。在波克哈勒司特，發生了一件頗可動人哀感的事。當我們進城的時候，居民在廣場裏放禮炮迎接我們，結果弄破了許多的玻璃窗子。在窗欄上放着盛着水的玻璃的窗子，都沒有破。我是這樣發現出來的。我走進指定給我的營房的時候，我看見一隻小籠上面，我走進指定給我的營房的時候，我看見一隻小籠上面，有一個充滿着水的玻璃瓶，瓶裏有些魚在游泳，使我奇怪的，一隻金絲雀和它們在一起。但是，我仔細一看，看見了那個瓶子的底是脹凹得那麼大，罩在籠子的頂上，成爲一個拱門形的地方，金絲雀可以在那裏飛，可以坐在木枝子上。後來，我才覺我看東西是頗遲鈍的了。」

「我走進了屋子，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彭加利的小姑娘。我把我的名片給她，順便問她爲什麼她們的玻璃窗子沒有破呢。她說那是因爲水的關係，於是又對我說明了金絲雀的事體。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的眼睛碰着了，在我們之間，正像電氣樣的散着火花。並且我

覺得我是戀愛她了，熱烈地難挽回地愛着她了。」

老人靜默了一刻，慢慢地喝一口暗色的葡萄酒。

「但是，你沒有向她告白你的愛情嗎？」鋼琴師問。

「唔……當然囉！但是……我沒有做聲，……就這麼一回事。……」

「祖父，我希望你不要使我們紅臉罷」，安娜惡作劇地笑着，這麼說。

「不，不，這是一個很合禮的故事。你瞧，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市民並不十分誠懇地感動地對待我們。但是，在波克哈勒司特，他們待我們是這麼好，我一奏提琴，姑娘就跳起舞來，我們每天是這樣幹。」

「有一晚上，我們正在月光跳舞的時候，我走進廳裏去了，我那個彭加利的姑娘正在那裏。她一看見我，假裝着在挑選堆在那裏的枯萎的藻蘂葉子。但是，我走去抱了她和她接了好幾個吻。」

「好了，每逢月光和星出現在天空的時候，我就急忙地到我的愛人那裏去，挨着她，

忘記了我一切的煩惱了。當我不得不分別的時候，立誓着永遠的愛情。就此永別了。」

「就是如此嗎？」安娜明明是失望地問題。

「你還要多少？」將軍回答。

「對不起，耶可夫，但是你剛才講的，不能算是真的戀愛，僅是一種平常的軍人的冒險。」

「不知道，不知道這是愛情，還是別種感情。」

「但是，請告訴我，你沒有真正地戀愛過嗎？你要知道，真的戀愛……是聖的，純潔的，永久的，神的……你沒有這樣戀愛過嗎？」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說，」老人躊躇地從椅上站起來說。

「我想我從沒有這樣地戀愛過。開始，我是沒有時候：青春，牌，酒，戰爭……好像人生是不會終止的，青春，和健康。但是，在我有點觀看周圍的時間的時候，我已經衰老了……哦，維娜！現在你再不能夠留我了。騎兵！」他說，轉向着巴格特依司基。「今

晚很暖，讓我們稍稍地走一下罷。我們會碰着那車子的。」

「我同你去，祖父，」維娜說。

「我也去。」安娜跟着說。

在他們走以前，維娜低低地對她的丈夫說：

「到我房裏去。桌子上的盒子裏，有一個紅絨盒子，裏面有頁信。去讀讀它。」

八

安娜和巴格特司基向前走了，將軍和維娜跟着，手挽手地，比他們約後二十步。晚上是那麼黑暗，在開始幾分鐘，剛從房間的光明裏走出來，在眼睛沒有看慣這個黑暗的時候，不得不用腳去探路。阿諾梭甫雖說年紀是老了，眼光仍很銳利，時時幫助着維娜。他用他那隻大而冷的手，時時親愛地去摩撫維娜那隻輕輕地放在她的外套袖子裏面的手。

「安娜不是有點奇妙嗎？」將軍突然地說，好像把他想着的事大聲地說出來了。「我時常注意到女子到了五十，特別她是寡婦或是老處女的話，她歡喜取笑旁人的戀愛故事。」

她們或是偵探，或是閒談，或是取樂他人的不幸，或是使旁人幸福，或是談着高尚的戀愛。我說，在我們的時代，一般人都不知道如何去戀愛。我沒有見過真正的戀愛。在我自己的時候，也沒有見過。」

「呃，祖父！」維娜輕輕地壓着他的手，反駁地說。「你爲什麼要誹謗你自己。你也是結過婚的。就是說，你也是戀過愛的了，是不是？」

「絕對不是，維娜你知道我怎麼結婚的嗎？你知道，我看見她是那麼一個新鮮的純真的女子。她呼吸的時候，在她內衣的下面，可以看見她胸部上下的波動。她會愁容地蹙着她那很長的眉毛，突然地她又面變紅色了。她的皮膚是好看而又白，手是那麼溫軟。哦，那惡魔。爸爸和媽媽就在四周打圈子，用着狗樣的眼睛，看着我們。他們一走，她就會在門的後面，一次或兩次地和我接吻。飲茶的時候，像偶然地她的腳會接觸你的腳，……這樣一來，事體成功了。……」我親愛的尼基達，我來向你女兒求婚的。相信我，她是一個聖者。……於是，爸爸的眼睛已經是溼了和我接了吻，對我說：「我的好孩子，我們老早

就這麼希望了。……上帝保佑你們……好好地注意你的寶貝。……」好了，結婚三個月後，這位神聖的寶貝，穿着骯髒的衣服，襪子也不穿，穿一雙拖鞋，在家裏跑來跑去，細的不梳的頭髮，結成了一個毯。同着廚子那樣的僕人們調情，同年青的士官們會面，同他們談話的時候，一種奇形怪狀，兩隻眼睛團團轉。當了旁人的面，總是叫我做「傑克」，並且還帶着滑稽的鼻音。他很奢侈，很貪婪，很骯髒，很虛偽。並且我知道她常是用眼睛說謊。……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可以平靜地談這些事。在我的內心，我對於那個戲子反有點感謝之念呢！……謝天謝地，幸而沒有小孩子……」

「但是你原諒他們嗎？祖父！」

「原諒？不，這個話不對，維娜！在開始的時候，我幾乎瘋了。當時我若是遇見了他們，不用說，我會把他們兩個殺死的。可是，後來漸漸地我平靜下來了，殘留下來的，只是一種輕蔑。這樣是很好。上帝止住我不必要的流血。另外，我逃脫了普通的丈夫的命運。若不是爲這討厭的事務，我不知要成個什麼樣的情形了。一匹負着重荷的動物，一個羞

恥的默認者，一頭被搾乳的母牛，一個屏風，一件便利的家庭用具……哦，錯了，走這邊來，維娜！」

「不，不，祖父，不要管我，不過據我想來，你現在所說的，是你的憤怒的感情。：你將你不幸的經驗，移到他人的身上去。你把瓦西利和我，當一個例證想想罷。你不會把我們的結婚生活想做是不幸的罷，是不是？」

阿諾梭甫靜默了一刻，於是慢慢地幾乎是不願意地說。

「那末……讓我說：你們是例外。：但是，你看，爲什麼大部份的人都要結婚呢？在女子那方面說來，她覺得當她的朋友都嫁了人的時候，一個人做老處女爲可恥。她不願意留在家庭裏負擔重荷，想去獨立生活着……當然，這是純粹的母性的生理的必要。在男子是又有別種動機的。第一，他是厭倦了獨身的生活，厭倦了房中的不規則，厭倦了酒店，骯髒，紙煙殼，破衣服，債務，不客氣的朋友，及其他種種。第二，覺得家庭生活是比較健康，比較經濟些。第三，他想着可能的孩子，對他自己說：「我自己要死，但是得把我

的一部分，遺留於後代。「這好像是一種永遠的幻像。比如在我，又是一種天真的誘惑。有時，許多人是想着她的嫁資的。但是無利慾的犧牲自己的不望報酬的愛情在那裏呢？那種所謂「比死還強」的愛情，在那裏呢？爲戀愛而犧牲而拋棄生命而忍耐苦惱而不辛苦的快樂的愛情在那裏呢？等一下，不要忙，維娜，我知道你正要把你的瓦西利的事告訴我。是的，我歡喜他。他是一個好人。或許他的愛情，會在將來在偉大的美麗之光裏發現出來。但是，請想想我所說的戀愛。戀愛一定是一個悲劇，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祕。還是影響着人生的愉快，推定與調和的，」

「你會見過這樣的戀愛嗎？祖父！」維娜平靜地問道。

「沒有，」老人決然地說，「然而，我知道兩件和這有點相同的事。一件是因爲愚蠢，還有一件……因爲柔弱。如果你想聽，我可以告訴你，這不要多少時候。」

「請，祖父！」

「那末我就說罷，一個我們師團（雖不是我自己的）的聯隊的大佐，有一位夫人。她

是一個醜極了的女子，紅頭髮，身長體瘦，一張頂大的口……石膏常是在她的臉上現出來，好像是莫司科老屋的牆壁。你知道她是這類的一個人，性情是專橫，對於任何人都充滿着輕侮，持有一種變化的熱情。另外，還是一個嗎啡鬼。

正是黃葉紛飛的時候，一個新任命的剛從軍事學校出身的黃嘴的旗手，配到這個聯隊來了。還沒有到一個月，這隻老馬婆，已經把他弄到她的掌握中了。他是她的僕人，是她的奴隸，時常同她跳舞，替她拿扇拿手巾，有時替她叫馬車，跑到冷的外面去。一個純潔的天真的孩子，將他的初愛，放在一個年老的有經驗的專橫的淫蕩女子的脚下，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縱使無傷地走了出來，但是，他仍是破滅的了。這是人生的一個記印。

「聖誕節的時候，她已經對他厭倦了。她又回到她的一個從前的情人那裏去了。但是他不能忘情她。像一個幽靈似地追蹤着她。他變得瘦削而陰暗了。用稱贊的話來說：「死神已經住在他的高高的額上了。」他對於什麼人，都非常地忌妒。聽說他常常在她的窗

下，站立一個通晚。

有一次，在春天的時候，他們的聯隊，要到外面去春遊。雖說那件事發生的時候，我不在場，但是，他們兩個的事，我是熟知的。如平日的春遊一樣，每個人都飲了很多的酒。他們是沿着鐵道線，步行回來的。突然地一輛貨車現出來，向他們這方馳來了。車子正慢慢地上着險峻的坡，不止地鳴着警笛。當車頭燈已經來得很近的時候，那個女人對個旗手細細地說：「你常常說你是愛我，假使我叫你投身於火車下面的話，你一定不聽我的話罷。」他也沒有說一個字，一直衝向火車的下面去了。他們說，他是算得很精確的，剛剛把自己投在前輪與後輪之間，好把自己截為兩段，但是，有一個蠢人，拼命地想把他倒拖出來。他只是沒有那大的力，不能把手抓住火車的旗手拖出來，因此，他那兩隻手，都被截去了。」

「多可怕啊！」維娜大聲地說。

「那旗手因此不得不離開職務了。他的朋友們稍稍聚了一點銀錢，幫助着他，使他走

了。他不能留在那個城裏，對於她對於那個聯隊，成爲一種永久的生活的譴責。後來，他變爲那種討厭的樣子，做了乞丐，在一個隔彼得堡不遠的某地方凍死了。……

「另外一件，更是可憐。女人是和剛才說過的那個女子的性格一樣，只是比較年青些漂亮些，她的行動舉止，非常的壞。就是我們這些常是輕視着家庭的浪漫司的人們，也覺得討厭。丈夫知道一切，看見了一切，但是不說一個字。當他的朋友們暗示着這個的時候，他只是說「哦，不管她罷。這不是我的事。只要萊羅契加是快樂的。……」那樣的一個蠢東西！」

「後來，她又同一個副官維西尼可甫中尉姘着了。於是他們一同生活，兩個丈夫，一個妻子——好像這是經過正當的結婚的手續似的。後來，我們的聯隊，要出發打仗了。我們同事的太太們，都來送行，只有看見這個女子，真覺得是一種羞恥。從普通的禮節說來，她至少要看看她的丈夫一次。但是，不然，好像惡魔纏住一根枯死的柳樹一樣，她老是繞着中尉的頸子。當我們上了火車，她無禮地對她的丈夫說「你不要忘記，你要用心地招扶

他，若是他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我將逃出家庭，永不回來的呢！並且我將把小孩子一同帶走。」

「到這時候，你會想到那位做丈夫的軍官是一個柔弱的人罷？一件破片？一個卑怯者？全不是。他是如所有的兵士那樣的勇敢。在綠山的時候，他率領他的部下，六次攻擊土耳其的堡壘。他們兩百個人，只剩得十四個了。他自己受傷了兩次，仍是不到醫院裏去。他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他的部下都崇拜他。」

「但是，她告訴了他！……她囑付了他……」

「他看守那個怯懦的懶惰的他的妻的情夫維西尼可甫，真好比一個保姆，一個母親。到了晚上，當他們不得不在泥土上睡眠的時候，他總用他自己的外套替他蓋着，當有土工的時候，他總是代他去做，同時，那位中尉不是睡在床上，就是還在打牌，到了半夜，他代他去放步哨。在那個時候，維娜！土耳其的遊兵，斬殺我們的哨兵，真好像農婦切白菜頭子一樣。我告訴你，當我們聽見說那中尉得了傷寒急症死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吐了一

口輕鬆的氣。……」

「祖父！你會碰過真正地戀愛的女子嗎？」

「哦，是的，會過，維娜！我可以說，見過很多。我敢說，每個女子，在她的愛情就是持有最高的英雄氣概的。當她和一個男人接了吻，擁抱了他，做了他的妻的時候，倒已經是一個母親了。如果她是戀愛的話，戀愛是她的人生目的的全部，是全宇宙。愛情是那麼討厭的形狀，爲得一點小小的快樂，一種便利，就變爲墮落的，不是女子的罪過，只是男子討罪過。因爲他們一到二十歲，就是飽滿的，帶着小鷄那樣的身體，野兔那樣的靈魂生活着，在愛情之前，不會有力強的希望，英雄的事業，和什麼崇拜的。有人說從前的人是兩樣的。就不是這樣，難道最高貴的人的心靈，就不夢想這樣的事嗎？——好比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等等。幾天以前，我讀了「瑪倫萊司可和克利幽的騎兵」的小說……你會不相信罷，我讀得哭了。你老實地告訴我，一切的女子，不夢想着那種忘記自己的謙遜的犧牲自己的否定自己的戀愛嗎？」

「哦！當然！當然！祖父！」

「如果她們沒有像這樣的戀愛，女人們是要復讎的。再過三十年！……我當然看不見了，但是，維娜！你是可以看見的。到那個時候，女人們將有一種空前的權力。她們會穿得像亨多的偶像一樣。會把我們這些男子，像可以輕蔑的詔媚的奴才一樣，踐踏在她們的下。她們的瘋狂的妄想，成了我們男子痛苦的法則了。在這些時代之中，因為我們不知道崇拜戀愛，一切的事情都發生出來。這會成爲一種復讎。你知道行動與反動法則嗎。」

他靜默了一刻，突然地問：

「告訴我，若是不困難的話，關於那電報技師的故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就是今夜瓦西利公爵所講的。在他講的話裏，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呢？」

「你覺得這個很有趣嗎？祖父！」

「隨你，維娜！如果你不高興的話……」

「那裏，不，一點也不！我很高興告訴你呢！」

她告訴阿諾梭甫聽，說在她結婚的兩年之前，有一個狂人對她的戀愛，使她苦惱不堪。她從沒有見過他，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只寫信給她，署名爲 G S Z 只有在一封信裏，會提到他在某個官廳裏，擔任一點小職務。關於電報技師的事，他從沒有說過。他明明是監視着她一切的行動，在他的信裏，如她所穿的衣服，同樣，關於她所到的地方，都正正確確地寫在那裏。在起初，那些信頗有卑鄙之處，而又非常的熱情。但是，有一次維娜寄他一封回信（這件事是不能在家裏公開的，家裏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這件事的），請他不要再用他的戀愛的哀訴，來苦惱她了。從那以後，他不提到他的愛情了，信也寫得很少。只在過年過節，和她的生日的時候，才寫信來。維娜公爵夫人把她今天收到的禮物，也告訴了阿諾梭甫，並且幾乎一個字一個字地，把她的那位神祕的崇拜者的奇怪的信，重複地說了一遍……

「是的，」她一說完，阿諾梭甫慢慢地說。「或許他是一個瘋子，一個坦白的瘋子。但是，有誰知道呢？或許你的生命的道路，被這種婦女們夢想着的現今的男子做不利的戀

愛切斷了罷。喂！在那邊你不看見有點燈光嗎？那一定是我的馬車？」

同時，高聲的汽車的汽笛聲，從後面響來，亞羸質的白光，照在不平的路上。那是葛司達甫的車子。

『你的東西我拿來了！安娜！進來罷。』他說，『我送你去好不好，閣下！』

『不必，謝謝你，』將軍說；『我不歡喜那種機械，搖得要命，加以發出種種的臭氣來，一點也不愉快，那末，維娜，再會了！我以後常來的。』他加說了這一句，同維娜的手和額接吻。

他們告別了。葛司達甫把維娜帶到她屋子的門口，於是把汽車打了一個回轉那叫蒸汽笛的車子在黑暗中就不見了。

九

維娜帶着不愉快的感情，走上回廊的階段，走進屋子裏去。還隔很遠，她就聽見了她哥哥尼可拉的高響的聲音，再走近一點，她看見他從房間這一頭到那一頭地很快地走着。

瓦西利坐在打牌的桌旁，他那大的光亮的頭髮的頭，屈在那桌子上，在那綠的布上，正在畫肖像。

「我不是老早就這麼主張嗎？」尼可拉憤怒地說，做一種手勢，好像要擲一個很重的東西到地板上去的樣子。「我不是老早就主張這些愚蠢的書信的全部歷史必得完結嗎？甚至在你和維娜結婚之前，我就鄭重地同你講過，你們雙方只是像小孩子一樣地好頑，在他們中間，除了開頑笑外，就不看見其他的事了。……哦！維娜自己來了……是的，我們正在同維娜談你的那位瘋子呢？我以為這種信，是無禮並且又討厭。」

「沒有什麼信，」維娜公爵搶着說；「他只寫了一封信。」

維娜聽了，臉紅起來，在一株大樹蔭下的長椅上坐下了。

「我剛說話直率，特此道歉。」尼可拉一面說，一面又拋去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到地板上的樣子，好像從他胸裏扯出來的一種重的東西。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老叫他爲我的呢，」維娜高興她丈夫的忍耐，附加地這麼地說：

「他是我的，正如是你的一樣。」

「不錯，我再請求原諒。但是，無論如何，我所要說的，是這些無聊的事，已經是把它告一個結束的時候了。」我覺得事情已經到了限度以外，人可以取笑可以繪畫的了。如果現在我有什麼憂慮的事，那就是維娜的名譽，並也是你的，瓦西利的名譽。」

「哦！我是怕你把事體弄得小題大做啊！」維娜的丈夫說。

「那是可能的。但是，你倆都瀕於極其滑稽的場面了。」

「我不知道，」公爵說。

「只要想想這個愚蠢的手釧，」尼可拉從桌上拿起那個紅盒子，又連忙帶一種討厭的手勢，把它放下了。「試想這種怪東西，是帶到你的手上，或是丟掉它，或是送給下女去。於是、第一，署名P P Z的那個人，可以當他的朋友們吹牛皮，說維娜公爵夫人接受他的禮物了。第二，他會大胆地老是頑這套同樣的把戲。明天他送你一隻鑽石的指環，後天送你一隻珍珠的頸圈，那末，突然地，他會受偷竊罪和偽造罪的審判了，並且瓦西利公爵

和他的夫人也將要出庭作證人了。那就實在是妙極了！」

「哦，不，這手劍立即就會退回去的。」瓦西利大聲地說。

「我也是這麼想，」維娜說，「愈送去得快愈好。但是，你如何地去送呢？他的名字和住址，我們都不知道。」

「這都是小事體，」尼可拉輕蔑地說。「我們知道他的省名 P P Z 維娜，是 P P Z 罷！不錯罷。」

「不是，G S Z」

「那好極了。加之，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小官吏。這就很够了。明天我要去找一本市民住所錄看看，在那上面可以找一個這樣省名的官吏的。如果萬一找不到的話，我可以叫一個偵探，請他替我找出這個人來。倘若遇着什麼困難的時候，還要把那可以看出他的筆跡來的書信利用一下。無論如何，明天下午兩點鐘，我會確定地知道這青年的名字和住址，並且還要打聽出來他什麼時候在家。我一知道了，明天我們可以看見他，手劍也可以

還他，並且我們用一種適當的手段，確定他再不使我們想起他的存在了。」

「你打算怎麼樣辦？」瓦西利公爵問。

「我想到縣長那裏去，請他……」

「哦，不，不要，不要到縣長那裏去。你要知道在我倆之間的關係……如果你這樣一做，那末，我們真的陷於一種滑稽的場面了。」

「不錯，那末我到憲兵大佐那裏去一趟。我們是屬於一個俱樂部的。我想請他把那個多情的羅米歐叫到他的辦公廳來，問他幾件事。你知道大佐將如何處理？他會用一個手指搖着他的鼻子，好像是對他說：『我不能允許你做這樣的事情！先生！』」

「不，不，憲兵那裏也不要去。」維娜說。

「對的，維娜！」公爵補充地說，頂好是不要同局外者發生關係。如果我們那麼一做，會生出種種的謠言和風說來。我們是很知道我們這個城市的，住在這城市裏的每個人，都好像住在玻璃瓶子裏一樣。……我想我自己去看看這個青年的好。……縱令不十分地知

道，……他總六十歲了……我把手劍還給他，並且同他弄一個清楚。」

「那末，我同你去，」尼可拉搶着說，「你太不嚴厲了。我去同你談話。……哦，朋友，」他拿出錢來一看。「對不起。我現在應當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裏去了。在明天早晨之前，我還有兩件案子要整理的。」

「無論如何，我對於這個不幸的男子，總覺得有點歉然。」維娜躊躇地說。

「這有什麼歉然！」尼可拉已經到了門口，望着周圍地說。「假如送手劍的寫信的，是我們這一類的人，瓦西利公爵是可以要求決鬪的。就是公爵不這樣做，我也一定要幹。若是發生在多少年前的話，叫人把他帶到我的馬廄裏來，就在那裏鞭打他一頓。瓦西利，你明天在辦公室裏等着我——我將用電話告訴你。」

十

骯髒的樓梯上，發出一些老鼠，貓，煤油和洗濯的氣味。在第六層樓上，瓦西利公爵，稍稍地站住了一刻。

「等一下，」他對他的內弟說，「讓我休息一回。」

他們又走上兩段。在那廳內，暗得非常，尼可拉擦燃了兩枝火柴，才找到他們要找的房間的號碼。他一拉着門鈴，一個肥胖的灰色頭髮的老婆出來開了門，她的身體，好像有點什麼病，稍稍地向前屈着。

「契爾特可甫在家嗎？」尼可拉問。

老婆子慌忙地狼狽地看了這個又看那個，就回到房裏去了。他們兩個那種紳士的樣子，明明地使她安心了。

「是的，他在家。進來，請。」她說了，便手開着門。「左邊第一間。」波拿特敲了三次門。在房子裏面可以聽見有一種聲音。他又敲。「請進，」房裏傳出一種微弱的聲音來。

那間房很低。但是很大，幾乎是四方形的。兩個圓窗，令人想起輪船上的窗子來，朦朧地照着光。房子的全部，更像一隻運送船的房艙，靠着一岸牆壁，有一張窄床，另一個

牆壁的旁面，有一張很寬很大的長椅，上面鋪着一個雖說還是美麗然而已經破爛的氈子，中間有一張小桌，上面蓋一條有顏色的小俄國布。

這房間的主人的臉，因為他背着光站在那裏，狠狠地擦着手，所以起初還看不大清白，他身高體瘦，頭髮長而柔軟。

『是契爾特可甫罷？對不起！』尼可拉驕傲地問。

『是的，駕臨小舍，不勝榮幸。』他伸着手，向尼可拉這方，向前走上兩步。但是，同時尼可拉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的應酬，回轉頭來，對着瓦西利說：

『我們一點也沒有弄錯。』

契爾特可甫的瘦削的神經質的手指，在他的褐色的外套的前面，上下不定地很快地震動着，一時鉤住鈕子，一時又解開。到後，他一面笨拙地行着禮，一面指着那壁邊的長椅說着：

『請坐罷？』

現在他的臉，看得很分明了。臉色很蒼白，差不多是女性的，兩眼碧藍，一個表示頑固的生窩的面頰。他的樣子，大概是三十或是三十五歲了。

「謝謝你。」公爵一面說，一面注意的望着他。

「對不起，」尼可拉回答。兩人都沉默地站着。「我們到這裏來，要打擾你幾分鐘。

這位是瓦西利公爵，貴族地方議會的議長。我的名字是波拿特，我是一個律師的助理。我現在要和你談的，就是關於公爵和我的事，不如說是公爵的夫人和我的妹妹的事。」

契爾特可甫變爲更狼狽了，靜默地坐下長椅去，細細地說：「諸位不坐嗎？」但是，他想起了他剛才說過了這句請坐的話的時候，他跳了起來，跑近窗前去，於是又回到原來這個地方來了。他那幾個顫動的手指，又在他的外套的前面上下地動着，摸扯着釦子，於是又動到他的臉上去，摸着他的面髭。

「我唯命是聽，老爺！」他帶着一種遲鈍的聲音說，眼裏帶着懇求的神情，看着瓦西利公爵。

但是公爵仍是一聲不響，尼可拉却開始談話了。

「第一步，讓我們退還你這件東西。」他一面說，一面從口袋裏掏出那個紅盒子來，放在那張桌上。

「不用說，這是出自你的趣味。但是，我們請你再不要做這種驚人的舉動了。」

「請你原諒……我知道我自己是一的蠢人。」契爾特可甫細細地說，面頰羞紅，俯視着地板。「不喝一點茶嗎？」

「你瞧，契爾特可甫君！」尼可拉繼續着說，好像他沒有聽見契爾特可甫的話。「我們看見你是一個紳士，是一個很明事理的人，我們非常高興。我覺得事情很容易解決了。除非我是錯了，你不是七八年來，就寫信給維娜公爵夫人嗎？」

「是的！」契爾特可甫恭敬地低着睫毛，靜靜地回答。

「如你自己所知道的，一直到現在，我們沒有對你取過一點任何反抗的行動，雖說我們不僅是能夠做得到，並且，我們早就是應當做的呢！」

『是的！』

『是的，但是，你最後送給這個柘榴石手釧的行動，使你越過我們忍耐的限度了。你了解嗎？我們再不能忍耐了。我將率直地對你說，在開始我們本打算去求官廳的幫助的。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並且我很高興幸而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再說一遍，因為我即刻看出了你是一個有高貴的心的人。』

『請你原諒。你剛說什麼？』契爾特可甫突然地問道一面笑起來。『你們要去求官廳的幫助嗎？你是這麼說的嗎？』他把他的兩手插進袋子裏，舒服地坐到那長椅上去，於是拿出一隻紙煙盒和火柴來，點燃一枝香煙。

『你是說要去求官廳的幫助嗎？對不起，我先坐了。』他一面說，一面轉向瓦西利公爵去，『是的，我在聽呢！』

公爵把椅子拿向桌邊去，坐下了。他不能從這個奇怪的男子臉上，移開他的視線，他帶着困惑的好奇的心情看着他。

「但是，你要知道，朋友，我們是常可以採取這種手段的。」尼可拉稍稍不容氣地說
「破壞別人的家庭！」

「請你原諒，但是，我想說兩句話……」

「對不起，但是，我還有幾句話要說，現在……」波拿特幾乎喊起來。

「請隨便，說罷！我在聽呢！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和瓦西利公爵說……」

他對波拿特一點也沒有加以注意，他說：

「這是我一生最困苦的時期。公爵，我拋棄一切的慣例，非同你說說不可。你願意聽我說嗎？」

「我在聽呢！」公說爵。「現在波拿特，你暫時不要做聲罷！」他注視着波拿特發怒的姿勢，焦躁地說：「我在聽呢！」

幾秒鐘內，契爾特可甫好像是悶死了似的。於是乎他突然地說，雖說他那蒼白的嘴唇似乎完全沒有動的一樣。

「這是很難說，……說我愛你夫人。但是，絕望的而又非常優美的七年的愛情，給我一種說這個話的權利。在維娜結婚之前，我寫信給她，甚至還希望她回信，我承認我是有過錯的。我也同意，我最後送手劍的行動，是一種更其愚蠢的行爲。但是，我現在直視着你，我覺你會了解我。我知道叫我不愛她，在我不可能的事。……告訴我，公爵！……告訴我，使我不去愛她，你將怎麼辦呢？像尼可拉剛才所說的，把我放逐到另外一個城市裏去嗎？但是，這有什麼分別呢？我不是還像從前一樣地愛維娜嗎？你把我關到牢獄裏去嗎？但是，就在那裏我也可以找出使她知道我的存在的方法來。現在只餘下一件事，那就死。……如果你想我死的話，你叫我怎樣死，我就怎樣死呢！」

「喂！這不就是朗誦劇詩嗎？」尼可拉一面說，一面帶上帽子。「事體是很簡單的。現在是兩條小路你選一條：一條是你自動地不要再寫信去苦惱維娜，否則，如果你不停止，我們會採取我們的地位所能夠做得到的手段。」

但是契爾特可甫一點也不注意他，雖說他聽見了他的談話。他又轉向着瓦西利公爵說

「你允許我離開你十分鐘嗎？我並不躲避，我要去同維娜在電話裏說幾句話。我可以保證你，你覺得可以重說的事，我都重說給你聽。」

「你去！」瓦西利說。

瓦西利和尼可拉兩人留在房裏的時候，尼可拉即刻責備他的姐夫。

「喂，這是不可能的，」他一面說，一面做一種拋什麼東西到地板上去的姿勢。「我不是警告過你我是來同你負談話的全責的嗎？來到這裏，你自己要談，便軟弱下來，讓他說了許多他的感情話。我現在處理這件事，只須兩句話。」

「不要忙！」瓦西利說。「過一會兒，事情便會明瞭的。最要緊的，我一見這個人，我就覺得他是一個不能欺騙的人。試想想看，尼可拉，他不能制止他的愛情，這並不是他的罪過，世上沒有人可以做得到這件事的。你很知道，這是一種就是到現在還不能說明的感情。」公爵稍稍沉思了一會，接着說：「我很覺得這個人可憐。不僅覺得他可憐，並且

，我感到我們是立在一個絕大的悲劇的前面！我不能扮演其中的丑角呢！」

「這只是頹廢。」尼可拉說。

十分鐘後，契爾特爾特可甫回來了。他的眼睛放着光輝，有一種深刻的表情，似乎在他的眼裏，滿了流不出來眼淚。誰現在等着要坐，和現在在什麼地方的事他明明都忘記了。瓦西利是了解他的。

「我豫備了，」契爾特可甫說。「明天你們將再不看見我了。你們可以當做我死了罷。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句話我是對你說，瓦西利公爵——你瞧，我盜用了公家的款子，我立即得離開這個城市。你能允許我寫一個最後的信給維娜公爵夫人嗎？」

「不，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完全了。沒有什麼再寫信了。」尼可拉大聲地說。

「可以，你寫罷。」瓦西利說。

「我所要求的就在此。」契爾特可甫帶着驕傲的微笑說。「你們不會再聽見我的消息了，也不會，當然，也不會再看見我了。維娜公爵夫人不願意同我說話。但是，當我問她

，當然不使她見我，爲得想時常看見她，我可不可以留在這洞城裏呢？她回答：「哦，只要你知道我對於這些事是多麼厭倦啊，你不能把件事告一個結束嗎？」所以我現在就把它告一個結束呢！我想我是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了。」

那晚上他回家去了，瓦西利把他和契爾特可甫的會見的詳情，都告了他的夫人。他覺得非告訴她不可。

維娜雖說是有點不舒服，可是她也並不驚惶，也不狼狽。只是那晚上她的丈夫到她那裏來的時候，她突然地臉向着牆壁，說：

「讓我一個人罷。我和道那個人是在自殺呢！」

十一

維娜公爵夫人從來不讀報紙的，第一是因爲報紙弄髒了她的手，第二，是因爲從現在報紙的報告的方法，不能夠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來。

但是，今天是運命叫她開了報紙，正是她讀着下面這一段記事的地方。

「神秘的死！昨夜約莫七點鐘的光景，管理局員G S 契爾特可甫自殺了，從檢屍官那裏所得的消息，他的自殺的原因，是因為盜用了公款。這件事體，在自殺者的遺書裏會寫明了。因為本案有證人陳述，——是出於本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決定不再檢驗屍體。」

讀了這段記事，維娜想着：

「為什麼我感覺這絕大的悲劇的終結要來到呢？這是什麼呢？是戀愛，還是瘋狂呢？」

她整天地在花園和果樹園的小道上走着。她的不安不能使她坐住片刻。她一切的思潮，都集中在這個未知的人的身上，這個她從沒有見過的或許將來也不會見到的人的身上。

「誰知道呢？或許你的人生的前路，要被一種真實的犧牲自己的誠實的戀愛切斷了罷。」她想起阿諾梭甫將軍的話。

六點鐘，郵信來了。羅娜早已認識了契爾特可甫的筆蹟，並且帶一種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情愛，打開那封信，原文如下：

「維娜！上常給以我愛你的那種偉大的幸福，這不是我的罪。人生的一切，對我都

不發生興味了，政治也罷，科學也罷，對於人類將來的幸福的懸念也罷——我整個

的生命，都集中在我對於你的感情的上面了。我現在覺得我好像是一個不受歡迎的

尖東西，參進了你的生活，若是可能，請你原諒我。今天我離開這裏，永不回來了

。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想起我了。

「因為你在這世上的存在，我要獻給你無窮的感謝呢！我曾以種種的試練，克制了

我自己。這不是一種病，不是一種狂妄的誘惑，但是，這是一種上帝為報酬我某種

事體而賜給我的愛情。

「在你的眼裏，在你的哥哥尼可拉的眼裏，縱令覺得我是可笑——但我永遠地離去

，我仍是崇敬地重復地說：『只願卿名永久是神聖！』」

「我第一次見你的面，是八年前在一個劇場的包廂裏。在那一剎那，我就對我自己說：『我愛她，因為在這世上再沒有像她的東西，沒有比她再好東西，沒有一個動物，沒有一株植物，沒有一個星，沒有一個人，比她再美再優雅的了，』我覺得全世界的美，在你的身上具體化了。

「請你想想在那種環境之下，我將怎麼辦呢。逃到別一個城市裏去嗎？但是，我的心靈仍然是不離開你，我生活的時時刻刻，充滿着相思你夢想你——一種甜蜜的狂熱。對於那隻愚蠢的手釧，我是很羞恥的，但是，那正是我的一個錯誤。我能想像到對於你的客人們，能給與一種怎樣的印象。

「十分鐘內，我就要走了。我僅有在這個信封上貼了郵票再投到郵箱裏去的時候了，因為我不願意別的人來做這件事。你想把這封信燒去嗎？我剛剛在火爐裏燃起火來，燒去了對於我的生命最親的一切的東西了：我偷來的你的手巾——這是你在一個跳舞會內落在你的椅子上的——你的信——哦，你接了多少次吻的信啊——是你

叫我不再寫信給你的信！美術展覽會的目錄，你會拿在你的手裏，後來你出去的時候，掉在椅子上的……一切，一切都完了。我把一切的事情，都告了一個終結，但是，我仍然想着，並且確信着你幾時會想到我的。想到我的時候……我知道你愛音樂，我常在貝多芬音樂會裏看見你——如果想到我的話，你不肯獨奏一曲，或是叫別人爲你奏一個有名的調子嗎？

我不知道要怎樣地來完結這封信。我誠心地感謝你。因爲你是我生命唯一的快樂，我唯一的慰安，我唯一的思想。只願上帝賜給你快樂，只願暫時的無聊的事體，不致於苦惱你的美麗的靈魂。我親你的手。

G S Z

她帶着流淚的紅眼，走到她丈夫那裏去，把這封信給他，說：

「我不想對你隱瞞着任何事情，但是，我感到一種可怕的事情，侵入了我們的生活了。你和尼可拉一定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

瓦西利小心地讀着這封信，讀了以後，又好好地摺起來，沈默了許久，說：

「這個人是很誠實的，這是無可疑義的事。加之，我不敢對你分析他的感情。」

「他死了嗎？」維娜問。

「是的，他是死了。我只可以這麼說。他只是愛了你，並沒有瘋。我的眼睛沒有離開看他，我看見了他面部上每個跳動，他沒有你，他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我覺得我是面對着一個那麼巨大的苦惱，凡是人們受了這種苦惱的打擊，一定會死的。並且我幾乎感覺到在我前面的，已經是一個死人了。在他的面前，我不知道要怎麼辦，要怎樣地指導着自己呢……」

「瓦西利，如果我到城裏，去看看那個人的屍體的話，這於你有什么難過嗎？」維娜插着嘴說。

「不，不難過！維娜！反之。我自己也想去看看。但是尼可拉總是向我搗亂。我真怕我感着一種強迫呢。」

維娜的車子走進路德街的第二區的時候，她下了車。她沒有費一點力，就找着了契爾特可甫的住家了。她又碰着了那同樣的灰眼的老婦人，她又像先一天那樣，問道

「你想找誰？」

「契爾特可甫先生，」公爵夫人說，她的服裝，她的帽子，她的手套，她的稍稍帶着命令式的語調，對這位老婆子會發生一種效力。她忽而變爲一個多話的人了。

「進來，進來，請，左邊第一間……他這麼匆忙地離開了我們。這或是盜用了公款——但是，他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當然，你是知道我們這些要把房子租出去的人的家境的。不過，我們也能够弄得六七百盧布，替他還債呢；太太，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呵！他在這裏住了八年，比起一個房客來，他老是像一個兒子呢！」

廳裏有一把椅子，維娜坐在上面了。

「我是你的死了的房客的朋友，」她小心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告訴我他臨死時候的情形，他做了什麼，他說了什麼。」

「兩個紳士來看了他，同他談了許久話。他們告訴他，說是來找他做他們的領土的代理人。於是，他又跑去打電話，打了電話回來的時候，樣子很高興。那兩個紳士就走了。他坐下寫了一封信。又把那封信投了郵。當他回來的時候，聽見鎗聲，好像是誰打玩具式的手鎗似的。我們對於這個都沒有注意七點鐘的時候他照例是要喝茶的。我們的僕人奴卡亞去敲他的門，敲了又敲。最後，我們打開了門進去，一看，他已經死了。」

「那個手鎗呢？」維娜命令地說。

「哦是的，那個手鎗，我倒忘記了。你怎麼知道的呢？他在寫那封信之前，他走來對我說：『你是一個天主教徒嗎？』我說：『是的，我是天主教徒。』於是，他說：『你們有一種美的習慣，』他正是這麼說的，『有一種將指環，項圈或別種禮物，懸掛在聖母像前的美的習慣。好不好你把這隻手鎗也掛在聖母像的前面呢？』我允許了他，我可以照辦。」

「你願意帶我看看他的屍體嗎？」維娜問。

「可以，當然可以，太太，他們要把他運到解剖所去。但是，他有一個兄弟，請求他們讓他做一個基督教徒地埋葬着。請進去罷！」

維娜打開了門。房裏點了三枝蠟燭，充滿了一種香味。契爾特可甫的屍體，躺在一張桌上，他的頭向背後屈着，好像有了放了一個很小的枕頭在這個下面似的。在他閉着的眼睛裏，有一種深沈的威嚴。嘴唇現着微笑，好像在他的死前，他知道了解決他生涯的全部問題的深沉的甜蜜的神祕一樣。他想起了在那個巨大的苦惱者的普希金和拿破倫的假面上，看見過的同樣的和平的表情了。

「如果你想要我出去的話，太太，我可以出去的。」老婆子這麼說了，在她的圍裙裏，有一種極其親密的東西。「好的，我等下再叫你。」維娜說，立即從她外套旁面袋子裏，取出一朵大的紅玫瑰來。她用她的左手，稍稍把契爾特可甫的頭扶起來一點，把那朵紅花放在他的頭下。在這一瞬間，她知道這種是每個女人的夢境的戀愛，已經在她的身旁過去了。她記起阿諾梭甫將軍關於例外的永久的戀愛的謔話了——證明得幾乎是像豫言者的

談話——她摸着覆在死人額上的頭髮，用着長時的親愛的接吻，吻他的溼冷的前額了。

當維娜動身要走的時候，房主太太用她那種特徵的柔和的客氣的調子對她說，「太太，我看你不像那些因為好奇而來的客人呢！契爾特可甫在他的死前告訴過我，說是如果他死了有女人來看他的話，叫我告訴她，貝多芬的傑作是……他寫在一張紙上。這就是……」

「給我看看，」維娜說，她突然地迸出眼淚了。

「請原諒我，他的死，使我非常地感動，但是我愛莫能助呢！」

於是，她讀着下面的用着熟知的筆蹟寫的字：

——貝多芬 Sonata NO. 2. OP. 2. Largo APPassionato.

十三

維娜回家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她很高興，她的丈夫和她的哥哥都還沒有回來。

但是，女鋼琴師賴特來會她了。她仍在她剛才見過的聽過的那種印象之下，維娜跑近

石榴石的 手 鋤

她去，吻她那美麗的手，大聲地說。

「賴特，你現在不奏點音樂給我聽嗎？」她即刻離開了那間房子，走到花園裏去，坐在一張長椅上。

她即刻確信着賴特就會奏那個第二個長曲的部分，這就是那個自殺者，在寫給她最後的短稿裏，用那麼可笑的名字告訴她的那個調子。

果然，她是彈的這個調子。在最初的諧音，她就知道這是深刻無比的有音樂天才的非凡的創作。她的靈魂似乎分爲兩個了。她想着那在一千年中只重複着一次的偉大的戀愛，並且，這種戀愛，現在已經從她的身旁過去了。她又想起阿諾梭甫將軍的話。並且自問着，爲什麼這個男子甚至反逆她的希望，強迫着她聽這個貝多芬的特別的作品呢？在她的心裏，臨時作曲了。她的思潮同音樂那麼混合着，簡直同那些歌調完全融洽了。並且每一節詞曲的收尾，都見用這句話，「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現在，我將用溫柔的聲音，向你表現一種快活地順從地投伏於苦惱，受難和死神的

戀愛。沒有一點我所知道的哀訴，責備和自愛的苦痛。在你的面前，我只是一個祈禱者：「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我預先就見了苦惱，血和死。我想一個身體同它的靈魂離開，這是很困難的事。但是我的對你的讚美，我的熱情的讚美和我的沉默的愛都是永遠的。」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我記起你的每個脚步，微笑，面色和你的足音。我最後的回憶，是纏結着一種甜蜜的悲哀，一種美麗的平靜的悲哀。我不願意使你悲傷。我一個人離開了並且是靜默地離開了，因為這是神與運命叫我如此的。」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在悲哀的死的時候，我只是祈禱你。生命對我也會美化。不要哀訴，我的可憐的心啊！不要哀訴罷。在我的靈魂裏，我呼喊著死，但是，我的心靈是充滿着對你的祈禱。」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周圍的人們，都不知道你是怎樣的美。鏽在鏽了。時候到了

石榴

。站在死的邊緣了，到了要同生命分離的悲哀的時候了。我仍是歌唱：「我讚揚你！」

「這已經到了，這平和的死。但是，我仍是歌唱：「我讚揚你！」」

維娜公爵夫人站在一株刺球花的樹下，靠着它，輕輕地哭泣。樹在輕微的風裏搖動着，使得樹葉子發出聲音來，好像是同情她似的。庭園裏的星形的花叢，發出濃厚的清香。奇妙的音樂，好像伴奏着她的悲哀，繼續地鳴響着。

「平靜罷！親愛的，平靜罷！你記得我嗎？你記得嗎？你是我唯一的戀人，也是我最後的戀人。平靜罷，因為我是同你在一處的。想着我罷，我將要同你在一處的。因為我們是互相愛着，雖是暫時的，但也是永遠的。你記得嗎？你記得嗎？現在，我感到我的眼淚了。平靜罷。我的睡眠是這麼甜蜜，甜蜜，甜蜜！」

音樂奏完以後，賴特走到庭園裏來，看見維娜流淚的坐在一張長椅上。

「什麼事？」賴特女士問。

維娜仍帶着流淚的眼睛，親賴特的臉，親她的唇，親她的眼睛，並且說：

「不，不，他現在恕我了，什麼事都很好呢！」

三通書局營業要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石榴石的手釧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申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申村正明

印刷者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圖

各大埠各大書局

87
101035

